



傅樂成，字力更，號秀實，著名史學家，山東聊城人，出生書香門第，幼讀私塾。學生時期，傅樂成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被捕，經伯父傅斯年保釋出國。傅樂成曾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在大學，傅樂成主要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文學史，受業於蔣夢麟、吳宓等一大批著名學者。他酷愛桐城派文章，朝夕誦習諸子百家，深受古文經學的薰陶，史料考據學派的訓練，為後來的文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傅樂成治學嚴謹，研究文史重材料，尚嚴謹，為人有「有朝宗宗之風」。而立之年，傅樂成以其扎實的功底，在台灣文史學界嶄露頭角。他對文史研究頗有建樹，撰寫了《中國通史》。日本史學界評價他「為一不可忽視的史學家」。《中國通史》這部著作，用語體文寫成，通俗易懂，採錄圖片頗豐，史事敘述簡明，史政論說充分，人事勾連，條理清晰，環環相扣，影響很大。

傅樂成一生活述較多，皆為史學論著。有影響的還有《秦漢史論文集》、《隋唐五代史》等著作。在歷史研究中，他首次提出「唐宋變革」歷史分期，並說：「歷史的最大特性就是『變』」。研究歷史就是要明瞭它的變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說明其變化真相。歷史分期的目的，在於幫助我們找出歷史的變點，進一步觀察它的質變和量變，從而了解各時代的特性。」從這個角度而言，變革就是中國歷史的分期。這種歷史分期，是史學界的創新，也是傅樂成的貢獻。

傅樂成研究歷史，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十分重視歷史資料的搜集。因此，他的史學論著有的被譯成英、日、朝等文字，是台灣、香港、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國高等學府學習中國史的必讀書。

傅樂成年輕時，「異常放蕩恣情」。據說，他跟股海光在宿舍聊天，所愛慕的漂亮姑娘也在場。姑娘被股海光的口才吸引，等股海光走後，姑娘說：「假如你有股先生那樣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傅樂成受不了這樣的刺激，決心刻苦學習，努力進取，做一番成績，最終在史學研究上成為巨擘。

傅樂成終身未娶，一九八四年病逝於台灣大學醫院。他留下遺囑，待兩岸統一後，將其骨灰與先父一起歸葬原籍。

不可忽視的史學家

西遇塵



沙牧紀念集

許定銘

沙牧（一九二八—一九八六）是極少人提及的台灣詩人，他的好友洛夫在《死不透的歌》序中說：沙牧終其一生都是一個虛無的人。前半生羈身軍旅，在大時代的悲劇中扮演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後半生，過著靠人接濟的社會邊緣人的生活。

短短的幾句話，說盡了沙牧的一生。這位自比劉伶與阮籍的詩人，是一九八六年二月過世禍遭不幸的，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以後，紀念的文章不多。他會出過詩集《永恆的腳印》（台北世紀文藝社，一九五三）和《雪地》（台北詩歌文庫社，一九六三），友朋為他編的紀念集《死不透的歌》（台北爾雅，一九八六）已出版二十多年，我至今才得初見。

《死不透的歌》近三百頁，由辛鬱和張默整理及編輯，洛夫和痲弦寫序，是沙牧詩作的選集，書順序分：《死不透的歌》、《雪地》和《永恆的腳印》三輯，共收詩作六十多首，是沙牧的精選集。後兩輯選目之前出版的詩集，第一輯是初次結集。洛夫認為發表於一九六六年的《死不透的歌》「既富前衛精神，而語言又多創意」，是沙牧的代表作，故用作書名。

除了詩選，本書還有沙牧的年表、好友辛鬱、張默、向明、沙穗和連水森等的紀念文章，是資料詳盡的紀念集。

郭敬明身高與春晚

陳魯民



去年年尾，郭敬明自曝過機場安檢時被安檢工作人員誤認為「小朋友」。對此，他選擇了息事寧人的態度。微博發出後，引發網友熱議，其中有稱郭敬明息事寧人是對的，不然被發現是成年男性安檢會叫郭敬明走殘疾通道。此言論引起了郭敬明的不滿，回覆說：「我個子不高，但不至於殘疾。這是我爹娘給的，我不抱怨，他們給了我太多，連命都是。就算殘疾你也沒資格嘲笑。這個世界有很多盲人聾啞人殘障者，你身體健康，應該去做更有意義的事而不是嘲笑別人的缺陷。你不是世上最高的人」。而最近在網上流行的「漢語四六級考試」其中有一段聽力錄音就有如下內容：小明要不要去打籃球？不，我還要在家寫小說。問題，請問小明的身高是多少？也是在暗諷郭敬明的身高。

嘲笑別人的生理缺陷，一直是我們一些人樂此不疲的遊戲。說說個子矮吧，不僅在招工、招幹、擇偶時被另眼相看，還常被他人稱為「三級殘廢」，給他們心靈帶來創傷。當然，如果有自嘲精神，心理超級堅強，那又另當別論，譬如演員潘長江，他在多次春晚晚上被以身高當話題，但給他設計的台詞很漂亮：「雷鋒同志個不大，可他的精神傳天下；董存瑞個不高，關鍵時候能舉炸藥包」，而「濃縮的都是精華」更是理直氣壯，且流行一時。但他畢竟是在演節目，背台詞，現實生活中估計沒有幾個身材矮小者擁有他這樣油鹽不進的強大心理素質。

說到這裡，我想起馬上就要到來的春晚，幾乎每年春晚的小品節目裡都或多或少有外貌歧視的台詞，編導演員還自以為得意，當成重要「笑點」，其實俗不可耐。譬如，在節目中嘲笑李詠的臉長，朱軍的臉黑，潘長江的個矮，葛優的禿頂，畢福劍的眼小，趙本山的瓢把子臉，已被用過多次。在一個節目裡，馮鞏很俏皮地說：「我就愛跟潘長江比身高，跟陳佩斯比髮型，跟帕瓦羅蒂比劈叉。」這一下子就貶損了三個人的外貌。在《找保姆》節目裡，則一上來先拿李詠開涮：「『驢臉』的稱呼是隨便能給你的啊，那個稱呼永遠屬於主持人李詠，那個長度，非『長』6+1啊！」。這樣的幽默，就是畸形的、低俗的、格調不高的。如果在國外，可能會引發異議，甚至被起訴。趙本山當年在美國演出二人轉時，因演員扮相滑稽醜陋，諷刺殘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從而遭到一些美國觀眾及輿論的猛烈批評。普遍認為趙本山小品中的包袱和笑料，無不來自於對病殘人羣的嘲諷和挖苦，把自己創造的歡樂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

今年春晚，哈文導演決心要大力改革，推陳出新，效果如何，要看完才能評價。作為一個普通觀眾，我對她有一個請求，往年小品裡那些帶有身體或外貌歧視的段子，不論「笑果」多好，都請忍痛割愛，力求辦一個乾淨的、清新的、精彩的、歡快的晚會。春晚，既是個藝術薈萃的神聖殿堂，也應是個宣揚真善美的道德高地。因而不要忘了，央視春晚需要歡歡笑語，也需要格調不俗；需要取悅觀眾，也需要引領風尚。

尊重每個人的尊嚴，既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要求，是人權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王子雲和敦煌壁畫

王鵬



王子雲（一八九七至一九〇年），安徽蕭縣人，中國現代美術運動最早的倡導者和參加者，現代美術教育和美術考古學派的先驅。他出生於一個書香之家，十二歲入縣城小學，十五歲考入蘇省立第七師範學校。在小學和師範學習期間，他特別熱愛美術，受到國畫家朱孝謙和美術教師孫捷的悉心指導和栽培。

留學法國

一九一六年他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從事美術教學和「五四」新美術活動，參加發起「阿波羅美術學會」、「紅葉畫會」。王子雲在北京從事美術活動的經濟來源，是依靠在北京中法大學所屬的孔德學校任美術教師的薪金收入，每月工資九十元（銀元），數年中積蓄了三千多元，這也就為他後來自費留學打下了經濟基礎。

一九三〇秋，王子雲到達法國巴黎後，先住「家庭宿舍」，補習法語。一九三二年春，他才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雕塑系學習。當時他看到巴黎市區公共場所及重要建築物上有精美的雕塑裝飾，使他意識到雕塑對於美化社會生活所起到的作用比其藝術形式更大。因此，他白天在美校上課，晚間到國立高級裝飾藝術學校的夜校學習建築裝飾雕塑，星期天則到私人畫室畫人體速寫，還常攜帶畫具、乾糧，乘巴黎地鐵跑遍全市去速寫。

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的四年中，王子雲的油畫街景作品和雕塑人體習作，曾先後五次在巴黎每年舉行的「春季沙龍」、「秋季沙龍」和「冬季沙龍」等大型美術展覽會上展出。一九三六年，王子雲用了一年的時間先後到了英國、比利時、荷蘭、德國、瑞士、意大利、希臘參觀各類博物館和各種收藏，使他大開眼界，增長了知識，對他一生的藝術道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率團考察西北文物

從英法法德意國藝術到希臘訪古探幽，王子雲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國勢孱弱的祖國。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前夕，學有所成的王子雲毅然離開巴黎回國，投身於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行列。回到祖國後，他繼續任教於杭州藝專（即前西湖美術院）。一九三九年王子雲到達重慶。這時國民政府中的一些愛國人士，提出保護大西北民族文化和藝術搖籃的倡議。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於一九三九年去過敦煌，回重慶後對敦煌藝術大加宣揚，倡議保護和研究敦煌藝術。有鑒於此，王子雲向國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利用國立藝術專業無法分配工作的部分學生，組成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赴陝、甘、青等省，以敦煌為重點，進行文物考察，為保護西北文物作好基礎工作，該建議得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准。

一九四〇年六月，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成立（共十二人），王子雲任團長，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先後對河南、陝西、甘肅、青海等地的古代美術遺跡進行考察研究工作。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的四年間，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曾到陝西關中、洛陽龍門去複製、拓印石雕，去敦煌千佛洞臨摹魏唐壁畫，去西寧塔爾寺和甘肅的拉卜楞寺調查佛教藝術。在西北考察中，王子雲一行把重點放在敦煌壁畫上。他們運用多種技術手段對敦煌莫高窟進行了較全面的調查，採集了大量的繪畫、圖片、文字和其他文物資料，寫出了中國最早的關於敦煌石窟的調查報告和考古論文，為敦煌石窟的保護和研究，提供了翔實的歷史資料，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的貢獻。

保留敦煌壁畫資料

第一，臨摹北朝大型壁畫八幅，其中有長達六米的《五百強盜眼眼圖》（第三百〇二窟）、三幅連環畫《五子飼虎圖》（第四百二十八窟）、長達八米的《伎樂飛舞圖》（第三百〇二窟）等，均為巨製。此外還有北朝佛教故事和單身像兩幅，隋代佛故事和供養人畫像十四幅，唐代大型經變圖十二幅，唐代單身菩薩像八幅，魏唐各代藻井圖案三十幅，五代供養人像和出行圖六幅，宋代五台山圖一幅，元代佛教故事人物三幅等等。

第二，繪製長卷莫高窟全景寫生圖是一件非常重要而又技術難度巨大的工作。該長卷長五點五米，寬零點二三三米，採用藝術和寫實相結合的手法繪製。概而觀之，這是一幅優美的莫高窟外貌風景畫，極具觀賞價值，細而察之，又是一幅莫高窟實地勘測圖，又具學術史料價值。圖上還標有準確的距離數據和比例，還可以說是考古工程實測圖，真實、完整、準確地保留了上世紀四十年代莫高窟山川地理面貌和歷史形貌，具有很高的歷史考古、文物保護和藝術觀賞價值。

第三，拍攝莫高窟的窟內部照片。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最方便、最快捷、最準確採集、保存資料的手段，就是拍攝照片。王子雲等運用這一手段，在敦煌拍攝了大量的照片，為數最多的是莫高窟壁畫的照片，計有一百二十多張，多為北魏、隋唐時期壁畫精品。隨着六十多年時光的流逝，這些照片現今仍是莫高窟歷史的形象記錄史料，其價值是珍貴的。

第四，撰寫了題為《敦煌莫高窟現存佛窟概況之調查》的報告，主要內容分四大部分：敦煌莫高窟之沿革及現狀，佛洞之格式及布置，敦煌藝術之作風，洞窟之編號及專論，共約四萬字，對當時莫高窟作出較為詳盡地考證和記述。該文曾刊登於一九四三年重慶出版的《說文月刊》上。

王子雲作為一代卓有成就的美術研究家，其身後留有大批珍貴的美術研究著述。當今閱讀他的一系列著作時，有多少人能體會到其中凝聚着何等的艱辛！他一生屢遭劫難，九死一生，卻始終保存着幾十年在大江南北考察美術遺跡時拍攝的圖片資料；許多雕塑原作慘遭天災人禍，圖片卻保存在王子雲的著作中。



王子雲（資料圖片）

沈從文二三軼事

魏詠柏



鄉下人喝杯甜酒

一九三三年初春，沈從文寫信給在蘇城的女友張兆和，信中婉轉地提出，要兆和的姐姐允和為他倆的婚事向父母提親，並請求事成之後早日通知他。

張兆和的父母很快同意了這門婚事，接下來便是向沈從文發電報報喜了。張允和想到自己名字中的「允」就含有同意的意思，於是起草了這樣一則電文：「山東青島大學沈從文允」。其中的「允」是一字兩用，既表示婚事「允」了，又署了發報人的名字。有意思的是，張兆和對這份「半個字」的電報很不放心，生怕沈從文看不懂，便又悄悄來到電報局，遞上一紙電文：「鄉下人喝杯甜酒兆」。報務員卻以為這是張秘密電報，堅決不受理。張兆和漲紅了臉，再三解釋說是喜事電報，報務員才勉強收下。這份意味深長的「蜜」電，後來在沈從文和張兆和的心中，成為天長地久的甜蜜回憶。

十分鐘說不出一句話

一九二八年，沈從文被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聘為講師。沈從文時年二十六歲，學歷只是小學文化，帶一身泥土氣，但他以一手靈氣飄逸的散文聞名文壇，當時已頗有名氣。但是，名氣不是膽氣，在他第一次走上講台的時候，慕名而來聽課的人很多。面對台下渴盼知識的莘莘學子，這位大作家竟整整呆了十分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開始講課了，原先準備好要講授一個課時的內容，被他三下五除二地十分鐘就講完了，離下課時間還早呢！但他沒有天南海北地瞎扯硬撐「面子」，而是老老實實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人很多，我害怕了。」於是，引得全場爆發出一陣善意的笑聲。

坦言失敗，需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和正視自我的勇氣。沈從文坦然面對第一次上課的失敗，找到失敗的癥結，以後「不聲不響地自己的工作」，終於能揮灑自如講課了。

受盡委屈的孩子

「文革」後，記者採訪沈從文。沈從文一直都微笑着，說自己那時被安排打掃廁所，是多麼的盡心盡責，連縫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摳了出來，然後有些得意地說：「我打掃的廁所當在當時可是全北京最乾淨的。」

這時，一個剛出道的女記者站了起來，走到沈從文的身邊，伸出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說：「沈老，您受苦了。」眼裡隱約有淚光閃動。剛才還談笑風生的沈從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記者的胳膊，失聲痛哭了起來，勸也勸不住，就像一個受盡委屈的孩子一樣，哭了很久才慢慢緩和下來。在場的很多人都說，從來沒有見過沈老這麼失態過。

母親手上的年味

裴慶美



當別人都沉浸在盼年的魚湯中時，我對年卻有那麼一點點抵觸。因為只要一過年，母親的手就一天天的泡在水裡，經風一吹，母親的手上就布滿了一道道凍裂的口子，時不時有鮮紅的血流出來。

一進臘月門，母親就開始不停地拆，不停地洗。有幾日，母親天天端著一大盆被套衣物，去我家前面的池塘。氣溫低的時候，池塘的水面往往結著一層薄冰，母親需用棒槌敲開薄冰，在一片冰凌的包圍中，搓洗一盆盆的衣物被褥。母親的手一入水馬上就變紅了，經過長時間的濯洗，母親的手指又紅又腫。我是知道那水冰涼徹骨的滋味的，有一次我用涼水洗臉，手指即刻凍得失去知覺。然後母親卻兀自洗著。母親洗完在晾曬的過程中，手指裂了口子，有時不小心將血抹到了床單上，母親還氣自己笨。

過年除了要洗大量的衣物外，還要洗許多的蔬菜、雞鴨魚肉。母親的手又得不停地在菜蔬魚肉之間來回穿梭。這時候母親的手除了紅腫外，又像變色龍那樣變換顏色。洗藕洗土豆時，母親的手心指紋都變成了黑褐色；洗魚肉時又被魚肉的血漬成紅色；有時還不知被什麼染成黃色。母親手心裡的黑、褐、黃，一直要到過年好久，才能漸漸消去。

一直覺得做吃是一項巨大繁瑣的工程，母親卻為做吃忙得不亦樂乎。按老家風俗，過年要做出一個月的饅頭。有幾天，家裡就天天蒸饅頭、棗花、花糕等各種繁複的麵食。這麼大量的量，和麵、揉麵、到上籠蒸，沒有足夠的精力是應付不來的。那幾天，母親天天晚上臨睡前和上好幾盆發麵，第二天天不亮就開始做準備。那幾天，母親的手一天到晚沾滿白白的麵粉，就連前幾日的黑褐黃也看不見了，母親的

曉市：老北京跳蚤市場

許揚

這就形成了「曉市」。

曉市的好處是天還未明，買賣雙方互相看不清面目，也有一些來路不明的物品，到這裡來賣，在暗中交易，不至於犯案；還有白天有正式工作的工人，在這裡可以搞一些「二職業」，不影響上班；到這裡來買東西的人，有普通市民為了省錢買些舊貨自用，也有些賣舊物的商家，從這裡買了東西，回去銷售，也有到這裡來淘寶的，有時買一幅名人字畫或古代名瓷，就可能發點小財；有時買了假貨，就得賠錢。

或許是因為自發形成無人管理，並且是在夜色中進行交易，魚龍混雜，多有弊端，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曉市被逐漸取締了。雖然有關部門曾在宣內區東側城根建了一個露天舊貨市場，營業時間也改在白天，並且設有專人管理，然而，時間與地點的變更，不合群眾的口味，生意總也大不起來，不久，便銷聲匿跡了。

此外，舊時宣武門附近也有個舊貨市場，它稱「小市」而非「曉市」，營業時間均在白天，商品多為圖書字畫文房四寶之類，光顧者多為文人墨客或有些身份的人，頗類似琉璃廠但品位遠不及。魯迅在北京居住十四年，逛的地方數最多的是琉璃廠，其次就是小市了。據《魯迅日記》中不斷出現：「午後之小市」、「在小市四轉」、「晚曉小市歸」等詞句。宣武門口一帶的小市叫西小市。魯迅從琉璃廠走出來，常常懷著濃厚的興趣繞到小市去看看，然後再回到紹興縣館的寓所。在小市地攤上，魯迅高興地買到了一些古錢、瓷印泥盒、筆筒、水盂。有一次還買到了《太平廣記》的殘本。

據民國初年與魯迅同在教育部任職又來往較多的錢稻孫回憶：「有時候從教育部下班後，到宣武門裡小市去看看，是慢慢踱著去的。」

當下內地人出境遊覽觀光已屬家常便飯。許多人於旅遊之餘還專門到當地的跳蚤市場逛上一遭，淘些舊物回來。

曉市也是居民進行舊貨交易之所，非常方便，但並非國外獨有，過去的老北京也有類似的跳蚤市場，就是有名的曉市。

曉市是因為買賣商品、進行交易，都是在拂曉前後進行，太陽露頭，集市也就散了，故而得名。《京華百二竹枝詞》中就擁有這樣的描寫：「小市東西遙對曉，平明買賣如蜂；萬般故物雜真偽，準備收攤九點鐘。」

舊時京城的曉市，較為著名的有三處：一處在德外曉市口，一處位於廣內廣安胡同；還有一處座落在崇外岳王廟。「曉市」其實並不「小」，以廣內曉市為例，它縱貫廣安胡同整條街，並且向左右分出枝杈，經司家坑，延伸到老牆根，直線距離不下數里。

在這種做生意的買賣主有的打着燈籠，有的點著小煤油燈，但都照物不照人。賣者不吆喝，買者不喧嘩，集市上出售的舊貨，品種繁多、價格便宜。

當年在東曉市（現稱東曉市、西曉市）（現稱胡同等多條胡同）以及唐估伯街（現稱唐估街、西街）（現稱胡同等多條胡同），一個挨一個擺滿了舊物攤點，有舊傢具、舊衣物、舊炊具、古玩字畫、舊瓷器、自行車及零件、舊手表、座鐘、銅鐵器擺在沒有喧嘩嘈雜的聲音，有的甚至打手語，買賣雙方把手縮在袖口裡，互相握手說價錢。

曉市為何如此繁榮呢，是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需要。民國以後，推翻了滿清政府，一些皇親貴胄，失去了皇室每月供應的皇糧，有的又沒有一技之長，只好靠賣舊物生活，還有一些破落的官宦之家的後人，拿家裡的東西出去賣錢，但因為面子關係，不願拿到大街上公然出售，便偷偷地在天不亮「曉色稀微」的時候，拿到偏僻的「小」地方變賣，